

第三章 东观阁本《红楼梦》的兴衰

第一节 东观阁本《红楼梦》的兴盛及原因

一、东观阁本的三个发展阶段

纵观东观阁本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白文本阶段、评点本阶段和翻刻本阶段。这三个阶段从乾隆末、嘉庆初,一直到同治初年,大约走过了近七十年的历程。在近七十年当中,东观阁本从产生、发展,到繁盛,在小说《红楼梦》的传播史和评点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1、白文本阶段——东观阁本的产生

程高本都是没有评点的白文本。程甲本付梓之后,出现了众多的白文翻刻本^①,一时百花齐放。东观阁本正是在与百花争艳中,应运而生的。依照程甲本翻刻的白文本,大约在乾隆、嘉庆年间较早的版本有:本衙藏板本、抱青阁刊本、绣像红楼梦全传本、东观阁刊本、宝兴堂刊本、金陵簾花榭刊本等。

在程甲本的翻刻本中,正文每面十行、每行二十四字的本子,有本衙藏板本、抱青阁刊本、绣像红楼梦全传本等,与程甲本每行的字数相同者,应该属于较早的翻刻本。而东观阁本初版的正文是每面十行、每行二十二个字,似乎略晚于本衙藏板本^②、抱青阁刊本、绣像红楼梦全传本。这三种刊本,有明确记年的是嘉庆四年的抱青阁刊本,从刊行的时间上看,东观阁本有可能在嘉庆四年之后。东观阁本也许不是最早的翻刻本,然

① 严格来讲应属“重刻本”,“重刻”包括“翻刻”,但按习惯,将这几种白文本姑且称为“程甲本的翻刻本”。

② 本衙藏板本的初版正文每面十行、每行二十四字;本衙藏板本的重镌本则为每面十一行、每行二十二个字。

而,它对后世的影响却很大。

综观程甲本的翻刻本,较有影响的有三种:东观阁本、藤花榭本、绣像红楼梦全传本。从每一种刊本自己书坊和其它书坊的重刻情况来看,就数量而言,东观阁的重刻本,现知有4种以上,其它书坊的翻刻本有20种之多,共计约24种。藤花榭本的重刻本,现知有2种以上,其它书坊的翻刻本有道光十一年(1831)的凝翠草堂刊本、同治三年(1864)耘香阁刊本、济南会锦堂刊本、济南聚合堂刊本等4种之多,共计约6种。绣像红楼梦全传本,经王希廉加评重刻后,有光绪二年(1876)的聚珍堂刊本、光绪三年(1877)的翰苑楼刊本、广东芸居楼刊本等3种以上;后来此本又加上姚燮的批语,王、姚合评本经上海同文书局、广百宋斋的石印或铅印,重印本有7种以上;其后,又出现了王希廉、姚燮、张新之的三家汇评本、王希廉和蝶梦仙史合评本等,大约10余种。总之,与绣像红楼梦全传本有关的版本,现知者共计约20余种。再就重刻的时间而言,东观阁最初的重刻本,刊行于嘉庆十六年(1811);藤花榭的初刻本约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重刻约为两年后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绣像红楼梦全传本,加评重刻者为王希廉道光十二年(1832)的双清仙馆刊本。

综合考察这三家的重刻本,东观阁本有24种,大约比藤花榭本多18种,比绣像红楼梦全传本大约多4种。东观阁本加评重刻的时间在1811年,比藤花榭本的重刻时间早9年,比绣像红楼梦全传本加评重刻的时间早21年。无论是数量之多,还是时间之早,东观阁本都是领先的。所以,东观阁白文本在程甲本的诸多翻刻本中,是最早产生影响的,也是影响较大的。另外,藤花榭本、王希廉评本实际上也都与东观阁本之间存在联系。陈力先生在他的《〈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中写道:

我们根据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后四十回所标出的校勘记同东观阁本对照,藤花榭本、王希廉本几乎与东观阁本完全一样,因此我们怀疑藤花榭本、王希廉本的母本也都是东观阁本,至少藤花榭本、王希廉本当初都曾经据东观阁本参校。

从刊刻的时间和书中的相似点来看,藤花榭本的母本为东观阁本的可能性较大。王希廉评本的全称为“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是在“绣像红楼梦全传”本上加的“新评”。所以,陈先生关于王希廉本的母本是东观阁本的说法有待探讨。但就与程甲本的异文而言,王希廉本与东观阁本之间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也是不争的事实^①。

东观阁白文本在保持程甲本的原貌的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东观阁白文本的文字基本上接近于程甲本,以至于后人在找不到程甲本的情况下,用东观阁本来代替程甲本^②。但东观阁本对程甲本的翻刻,并没有机械地照搬,而是在格式上和文字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东观阁白文本的行款,与程甲本不同,程甲本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四字;东观阁本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二字。与其它《红楼梦》早期的翻刻本相比,本衙藏板本、抱青阁刊本、绣像红楼梦全传本等版本,都与程甲本的行款相同,只有东观阁本开始有所改变。另外,在文字方面,东观阁在翻刻之前所用的底本虽然是程甲本,但东观主人在一部程甲本上进行了一番校订工作。此书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扉页手书“东观阁原本,绣像红楼梦,本宅梓行”,第一百二十回回末有“萃文书屋藏板”字样,文中活字的一些特征,与国家图书馆所藏程甲本相同,但贴补处大体照程乙本所改。查“东观阁原本”贴改的文字,与东观阁白文本以及后来的评点本中的正文相同,而与程甲本原有的文字略异。东观阁本针对程甲本的“颠倒错落”,加以“订讹正舛”,即对程甲本中的错别字、排颠倒的字和上下文不通顺的句子等,都采取相应措施加以修正。可以推知,此程甲本应为东观阁翻刻前的工作底本,它揭示了程甲本与东观阁本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保留了东观主人在程甲本上校订的痕迹。

① 笔者用东观阁本的特有文字(九十四回“天气这花开”)加以对比,发现藤本、王本均同东观阁本。

② 徐仁存 徐有为《程刻本红楼梦新考》第18页:“因为甲本原版难求,不得已用东观阁本来代替,并另参考道光壬辰王希廉评本以补不足。”

东观阁本在格式和文字上,对程甲本予以调整。修订错乱之处的同时,使每页字数有所减少,此巾箱本的体积比程本明显变小,为阅读提供了方便。东观阁本对程本的改动,由于分寸把握得较为适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与此相反,有的版本则因改动过大,而适得其反。比较典型的是嘉庆十一年(1806)的宝兴堂刊本,此版本正文每面十三行,行三十字。每半页的字数多达390字,比程甲本的240字多出150字。程本一部书共二十四册,而宝兴堂刊本压缩成十六卷(册)。宝兴堂刊本将程本原书中的插图都加以合并,如把王熙凤和巧姐放在一处,把史湘云与妙玉合成一体,将迎春和探春合成一幅插图等,程甲本有二十四幅绣像,宝兴堂刊本则合并成十六幅。这个《红楼梦》节本虽然节省了印刷用纸,降低了书的成本,减少了整部书的册数;但因改动压缩太过,改变了程甲本的原貌,加上文字印刷不清,很少有书坊翻刻。

2、评点本阶段——东观阁本的发展

考察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评点是不容忽视的现象。中国小说的评点,始于宋末元初,刘辰翁评点的《世说新语》,开中国小说评点之先河^①。二百多年以后,自明代李贽评点了《水浒传》(署名“李卓吾”^②),使小说评点空前崛起。孙琴安

① 近年有学者认为最早的小说评点本应为北宋刘斧的文言小说总集《青琐高议》,参见秦川《〈青琐高议〉:古代小说评点的滥觞》,载《光明日报》2002年5月15日。

② 题“李卓吾评”的《水浒传》评本有三种,简称为“容本”、“袁本”、“芥本”。因“芥本”的“眉批和行间夹批基本上与袁本相同”,因此关于李贽评点《水浒》的真伪问题,一般只讨论“容本”与“袁本”。对此,学术界观点不一,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认为“容本”为伪,“袁本”为真;二是认为“容本”为真,“袁本”为伪;三是认为“容本”和“袁本”均非李卓吾真评本,但李卓吾的确曾评点过《水浒》,两本都以李评为基础。参见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第200-201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长沙第1版;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第176-18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上海第1版。本书引用署名李贽的评语旨在为《红楼梦》东观阁评溯源并进行相关的比较,不牵涉李贽的文学思想,因此,不考虑“真伪”问题,姑且以“李贽评”称之。

先生在《中国评点文学史》中是这样描述明末小说评点的全盛景象的：

由于当时小说颇受市民喜欢，市场行情看好，许多书商便拼命在此大做文章，或翻刻，或绣像，或请名家写序加批。如一时请不到名家进行评点，便自己动手。有时甚至盗用名家的名义，横加评点，弄得后人真假难辨，有的至今仍考证不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凡当时推出一部小说，如果要想让它出名，或有点品位和上点档次，似乎就必须要有评点，最好是名家的；如果没有评点好像就不上品位和档次似的。有些小说初版时无评点，再版时硬加也要加上。所以，对小说的评点，在当时不仅是一种文学批评，而且成了一种时髦，一种包装，一种难以言喻的广告效应。^②

明清时代，出版小说时如果不加评点，往往显得不够品位。早在《红楼梦》之前，已有《水浒传》、《金瓶梅》等评本出现，而且比不带评点的白文本受欢迎。在这样的时尚驱使之下，《红楼梦》的评点本便应运而生。与程甲本的许多早期重刻（或翻刻）本一样，东观阁初版也是不带评点的白文本，但于十年后，东观阁书坊率先推出了评点本。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梓行的评点本，是目前可见的最早刊印出版的《红楼梦》评点本。虽然在此之前，也有乾隆年间的脂砚斋评《石头记》、嘉庆六年（1801）张汝执写于程甲本上的评点；但是脂评和张评都是手书，毕竟没有付梓印行。所以，就正式出版来讲，东观阁1811年评点本，可以说是《红楼梦》评点本的滥觞。

东观阁评点本由东观阁书坊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和道光二年（1822）又两度重镌，说明在这期间，此评点本的社会需求量之大。与此同时，相继有嘉庆十一年（1806）的宝兴堂刊本、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藤花榭刊本等《红楼梦》白文本不断涌现，在激烈的竞争中，东观阁本是以评点取胜的。

3、翻刻本阶段——东观阁本的繁盛

东观阁评点本，除了嘉庆、道光年间东观阁自己的几次重

①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第11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刻外,随后,一直到同治初年,相继有大约二十家书坊翻刻此评点本。在《红楼梦》评点史上,一度出现了东观阁评点唱主角的繁盛景象。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将重刻与翻刻的界线加以澄清,李致忠先生曾指出:

重刻是相对于原刻而言的。……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以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①

重刻本中可以包括翻刻,但对“翻刻”概念的运用则要求相对严格。众多书坊对东观阁本评点本的照样翻刻大致集中在两种版式上,一种是1811年版,一种是东观阁——三让堂系统的版本。

东观阁1811年初刻的评点本,目前能看到的几种版式虽然大体相同,但都存在细微差异。例如,第一回1页b面,将东观阁1811年本与另外两种相类似的版本相互对照,三种异本比较的结果是,行款字数完全一样,此页的一条批语为“真事隐去,而用假语村言敷衍之,故先叙此两人。”三种版本都将“隐”字丢掉了。不同之处是,三种版本的圈点符号略异(见书影25-1、25-2、25-3)。为表述上的方便,现将第一回1页b面第一行“闺阁中历历有”等字右侧的圈点符号,列表加以比较:

东观阁1811版的三种异本比较例表

版本简称	“闺阁”右侧的圈点符号	“中历历有”右侧的圈点符号
1811年版	。。	无
1811年异本之一	、、	无
1811年异本之二	。。	。。。。

此表所展示的现象显示,三种本子的同一页当中,虽然文字与评点基本一致,但还存在少量差异,说明1811年时就刻了不止一版,或者稍后由东观阁书坊自己以及其它书坊照此翻刻的。

①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第25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东观阁 1811 年评本的翻刻本有文畚堂本,还有两种善因楼本。

东观阁——三让堂系统的翻刻本数目较大,据初步统计,有书坊标志的大约有十七家之多。它们分别是:三让堂、同文堂、纬文堂、三元堂、佛山连元阁、翰选楼、五云楼、文元堂、忠信堂、经纶堂、务本堂、经元升记、登秀堂、文选楼、三让振记、宝文堂和文玉楼等。书坊标记缺失的残本,行款字数、正文评点都与东观阁——三让堂系统相同,这样的版本目前可以见到的至少三种。所以东观阁——三让堂系统的翻刻本,约有二十余种。

这些翻刻本,行款格式基本上都是每面十一行,每行二十七或二十八字;正文和批语同东观阁本。有些版本批语刻印得还比较清楚,如经元升记、三让振记等。有些版本对批语的翻刻则较为粗疏,若将经纶堂、文玉楼刊本的批语与东观阁本相比,所刻批语的“可读性”、可识别率,都存在很大差距。现以第二十二回的几条批语为例:

东观阁——三让堂系统的翻刻本中批语的讹误情况

正文	东观阁本侧批	经纶堂本侧批	文玉楼本侧批
只宝玉为一时感忿而作,不觉可笑可叹。	又萃[牵]惹事	又車意事	又車惹事
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	黛玉处处卖弄聪明,原非福相。	□五处处卖弄聪身,原非福和。	□五处处卖弄聪身,原非福和。
大有悲戚之状,只是垂头沉思。	政老大有见解。	政老夫有音。	政老天有亘。

通过经纶堂、文玉楼刊本与东观阁本批语的简单对比,不难知晓,有的书坊为使《红楼梦》书中能够带有评点,在翻刻时简直就是照猫画虎。从这一现象来看,它们所依据的版本,大概不是东观阁书坊直接刻印的本子,而是对某一翻刻本的再次翻刻,甚至已经是翻刻多次的版本了。当然,东观阁——三让堂系统的翻刻本,有些批语中的字以讹传讹的现象,也从侧面证明一个历史事实,即东观阁本的评点在当时曾经被竞相翻刻过。

二、东观阁评本兴盛的原因

东观阁评本兴盛,得益于外因和内因的相互作用。从外部环境来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都是出版业兴旺的先决条件。具体来说,东观阁本的兴盛,离不开清代雕版印刷业和坊间私刻的发展,也离不开读者对《红楼梦》的喜爱。就内因而言,东观阁书坊通过自我调节,在竞争中求生存,是东观阁本兴盛的内在动力。

首先,清代雕版印刷业和坊间私刻的发展,为东观阁本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东观阁本是坊间木刻本。“坊间刻本”,包含“经济体制”和“技术类型”两方面因素,据《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一书介绍:

我国古代刻书有官、私之分。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主持或付帑雕书,谓之官刻;个人主持或出资梓书,叫私刻。私刻主要包括坊刻、家刻、塾刻等形式。明、清两代私人刻书甚为普遍……^①

清代的书籍,主要以雕版印书、活字印书和手工抄书为主,清末石印和铅印技术从西方传入了我国。“我国雕版印刷源于中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明、清两代是我国雕版印书的黄金时代,其刻书盛况,远超宋、元,更为唐代所不及。”^②程本《红楼梦》都是活字印书,而东观阁本等翻刻本,大都是雕版印成,通称“木刻本”。叶树声、余敏辉的著作概括了明、清两代的坊刻和雕版印刷的盛况。书中记录了清朝江南一带雕版印书方面的大量史料,便于我们了解清代坊间雕版印刷业的详细情况,进而把握东观阁本出版发行时的社会背景。下文根据《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第四章“清代江南私人刻书概况”中的例证,择要列出一张简表,以展示清代江南坊间雕版印书的概况。

由下表可知,清代的坊间雕版印书业极为繁荣,仅江南一带的五个地区,颇有影响的书坊就有二百多家,而只就五个有代表性的书坊来看,刻书总量多达上千种。一叶知秋,全国的刻书情况可想而知。东观阁书坊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从事雕

①② 叶树声 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第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合肥第1版。

清代江南坊间雕版印书的概况简表

地区	著名书坊总数	书坊代表	刻书业绩
苏州、常州	100 多家	苏州席氏“扫叶山房”	印制文献数百种
金陵	10 多家	李渔“芥子园”	小说、传奇、画传数十卷
杭州	30 多家	钱塘“嘉惠堂”主人	刻书 300 多种
湖州	40 多家	鲍廷博父子“知不足斋”	刻书 300 多种
徽州	30 多家	张潮“震举堂”	刻书 200 多种
总计	二百多家	五家书坊	上千种书

版印书的。

其次,《红楼梦》在嘉庆、道光年间倍受读者喜爱,是东观阁本兴盛的文化背景。《红楼梦》在刊印之前,就已脍炙人口。高鹗序云:“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当时《红楼梦》的抄本是价值连城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①乾隆五十六年程甲本的问世,《红楼梦》结束了仅以抄本流传的局面。但因为程本“所印不多,则所行不广”^②的缘故,于是程甲本的翻刻本相继涌现,东观阁白文本就是早期的翻刻本之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得舆的《京都竹枝词》曾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红楼梦》的流行情况。人们热心于谈论《红楼梦》中的情节,品评书中的人物,有时甚至因钗、黛之争而令一对好友反目。邹弢的《三借庐笔谈》曾记载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的一件趣事:

许伯谦茂才绍源,论《红楼梦》,尊薛而抑林,谓黛玉尖酸,宝钗端重,直被作者瞒过。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烂漫,相见以天,宝玉岂有第二人知己哉?……己卯春,余与伯谦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伯谦谓余曰:“君何为泥而不化邪?”余曰:“子亦何为窒而不通邪?”一笑而罢。

随着《红楼梦》故事的深入人心,《红楼梦》续书自嘉庆初

① 《红楼梦》程伟元序。

② 《红楼梦》东观主人识。

年开始出现,其后各种续《红楼梦》之作纷至沓来。续书的繁荣,从侧面映衬了《红楼梦》的魅力,赵建忠先生在其《红楼梦续书》中指出:

嘉庆元年,有人读到逍遥子撰的《后红楼梦》,旋即“补梦”、“续梦”、“圆梦”、“幻梦”、“翻梦”、“复梦”……之类的续书纷纷出笼,历乾、嘉、道、咸、同、光、宣诸朝,终清之世不绝,其影响延及民国以至当代。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类型的续书已将近一百种。《红楼梦》续书如此之多,堪称续书中的“世界之最”。即使只从续书这个方面看,也反映出《红楼梦》这部巨著在当时和以后的岁月里产生了多么大的反响!①

《红楼梦》的续作众多,较有影响的多刊行于嘉庆和道光年间,如嘉庆元年(1796)逍遥子的《后红楼梦》、嘉庆四年(1799)秦子忱的《续红楼梦》和兰皋居士的《绮楼重梦》、嘉庆十年(1805)的《红楼复梦》②和海圃主人的《续红楼梦》、嘉庆十九年(1814)梦梦先生的《红楼圆梦》、嘉庆二十四年(1819)归锄子的《红楼梦补》、嘉庆二十五年(1820)卿嬛山樵的《补红楼梦》,以及道光二十三年(1843)花月痴人的《红楼幻梦》等③。嘉庆年间《红楼梦》续书出现的密度较大,进一步衬托出《红楼梦》原作在当时倍受欢迎的状况。东观阁本的多次重镌,也集中在嘉庆、道光年间。正由于《红楼梦》的供不应求,东观阁本才得以不断再版。

最后,东观阁书坊通过自我调节,在竞争中求生存,是东观阁本的兴盛的内在动力。陈大康先生在考察明代末期通俗小说的发展时,曾将书坊扩大销路所采取的措施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刊登广告,即书坊主加“识语”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二是在作品里加插图;三是推出小说的评点本;四是改变刻印的格式,降低书价。④明末书坊主为扩大小说的销路所采用的手段,东

① 赵建忠《红楼梦续书研究》第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② 此书题:“红香阁小和山樵南阳氏编辑,款月楼武陵女史月文氏校订”。

③ 参见赵建忠《红楼梦续书研究》第203页附录之一:《红楼梦》续书史实系年。

④ 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571~57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观阁几乎都沿用了。除了在《红楼梦》中加插图,是从程甲本以来就有的,其余三点东观阁本做得都较为突出,而且在吸引读者、扩大销路上的成就尤为显著。

(1)、东观主人所加的“识语”,具有促销的作用。正如陈大康先生在他的《明代小说史》中所云:

登载广告是书坊主打开销路、扩大影响的手段之一。不少作品刊印行世时,封面或扉页上都印有书坊主的介绍该书特点的“识语”,以求争取更多的读者,如余象斗编纂的《万锦情林》的扉页上就有识语云:“更有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甚多,难以全录于票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禅真逸史》刊出时,书首翼圣斋主人之语:“此本爽阁主人搜寻海内,得此南北朝秘笈,真乃通俗演义,精粹以公赏玩。既工,讎勘更密。文犀夜光,世所共宝”。

这里,陈先生指出了书坊在书前所加“识语”的广告作用,他列举了余象斗和翼圣斋主人的识语,前者言《万锦情林》之全,后者言《禅真逸史》之精。这对我们加深对东观主人识语的理解不无启发。在东观阁本刊印之前,《红楼梦》只有程甲本和程乙本,卷首带有程伟元和高鹗的序言。而在翻刻中附带“识语”的有本衙藏板本和东观阁本,二者内容相同,但本衙藏板本没有书坊主的落款,只有东观阁本的识语带有“东观主人”字样,随后的所有东观阁本都沿用了同样“识语”(参见书影1)。东观主人的识语字字从《红楼梦》的读者出发,他为这一版本做了颇具吸引力的“广告”。

(2)、东观阁本加评点的优势。

陈大康先生指出,书坊扩大销路的又一手段是推出小说的评点本:

有评点注释的书籍尽管价格略高,但由于便于阅读理解,因而销得更快。因此,书坊主也就很自然地将这方法用于小说的出版。……书坊主刊印评点本的初衷只是想扩大销路,但客观上却为小说理论的发展与读者鉴赏能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尽管东观阁在白文本上又刻印了评点,主要是受商业利益的驱使,意在扩大销路。但从批语的内容上看,还是具有一定鉴赏

水平和文学内涵的。东观阁本所加的评点,与明末的小说评点相比,已经成熟了许多。早期为《三国演义》所加的评点,只着眼于句读、注音,以及简单的释义、考证等初级解读之用,正如“仁寿堂”^①主周曰校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识语中所云:

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辍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注音,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

初期小说评点立足于通俗易懂,后来评点中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含量不断增加。明万历年间,署名李贽批点的《水浒传》,就曾经道出了艺术鉴赏的愉快:“《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②。随后,张竹坡在其《金瓶梅》评语中写道:“读此书者,于此处当深省之,便可于淫欲世界中,悟圣贤学问。”^③这句话显示出张竹坡的评点,意在使读者通过小说《金瓶梅》,去体悟道德理性的教诲。文人投入到通俗小说的评点行列,提高了小说评点的艺术和思想品位。东观阁本的评点着眼于《红楼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创作,虽然也有注音和地理释义,但都与小说的主旨密切相关。如对“冷子兴”之“兴”字的读音,东观阁批语第二回4a页强调:“‘兴’读作仄声,语乃双关”。第二回4b页则补充道:“冷子兴,而谈荣宁家世,即此便是警醒人处。”东观阁本批语由“兴”字的读音联想到“冷子兴”一名的双关作用,有助于参破全书的主旨。再如,对“葫芦庙”地名的解释为:“葫芦庙皆隐语”,批书人已意识到此地名有所寓意,故在此提醒读者。

启功先生的《说八股》一文,也曾针对清代的书坊主出版评点本的现象予以评述:

书坊老板出版这种选本,自然成为畅销书,但须有高手来选、编、评、点,要求的条件是选得符合投机之用;编得有吸引力,名列鼎甲,做了高官的当然列前,有些名次虽然低而名头较大的也应编入;评和点是紧密相联的一件事,评的恰当明

① 金陵万卷楼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二百四十则,板心下题“仁寿堂”刊。

② 李贽《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中华书局1975年1月版。

③ 张竹坡《金瓶梅》第二十五回回评,侯忠义 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第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1986年9月第2次印刷。

显,说出真正优点所在,对参考者说哪里是最应注意处,这是读者所最需要的。^①

东观阁本的评点者,并没有留下类似“东洞庭护花主人评、蛟川大某山民加评”等评点工作的明确标记,以便考证出“王希廉”或“姚燮”等文士的姓名。虽然题记上留有“东观主人”的字样,但这条题记在东观阁白文本上也有,尽管我们可以推测东观阁本后来所加的评点与东观主人有关,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还无法直接在东观阁本的评点与东观主人之间划等号。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考定东观阁本的评点者,当然无从知道作者在科考中的“名次”或社会上的“名头”。然而,东观阁本的评点却是“读者所最需要的”,它不仅使东观阁书坊在经济上获益匪浅,也对于《红楼梦》的阅读和理解起到了推动作用。

(3)、每页增加字数,一再降低成本。

“在通俗小说传播过程中,还有一个迫切的问题急需解决,那就是书价。”陈大康先生所总结的明末小说传播中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同样适用于解释清代《红楼梦》的出版发行:“书坊要改变销路不广的局面,就必须设法降低书价,最容易想到的方法,就是改变刻印的格式。”陈先生以几组数字为例证,叙述了几部小说的刻印格式与书价的关系,为方便比较,笔者将其列成一张简表:

明末几部通俗小说行款字数比照表

书名	刊刻时间	书坊主	行款格式	每面字数	每部售价
封神演义	万历间	舒载阳	每面 10 行, 行 20 字	200 字	银二两
三国演义		诚德堂主 熊清波	每面 14 行, 行 28 字	392 字	成本减半、 书价降低
三国演义	天启间	黄正甫	每面 15 行, 大行 34 字、小行 26 字	400-500 字	成本降低 一半以上
英雄谱(《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合刻)	崇祯时	雄飞馆主人熊飞	上三分之一印《水浒传》: 每面 17 行, 行 14 字; 下三分之二印《三国演义》: 每面 14 行, 行 22 字。	546 字	两部书售 一部的价钱

① 启功《说八股》,载启功 张中行 金克木著《说八股》第 34 页,中华书局 2000 年 6 月新 1 版。

由上表可见,书坊主为了降低印书的成本,不断改变刻印的行款格式,而这种改变最终落实在每页(两面)增加字数上。东观阁本行款格式的变化,也与此相同。如下图所示:

东观阁本行款格式的变化趋势简表

版本简称	行款格式	每面字数	备注
东观阁白文本	每面 10 行, 行 22 字	220 字	此当为东观阁初刻本
1811 年评本	每面 10 行, 行 22 字	220 字	东观阁初刊评点本
1814 年白文本	每面 10 行, 行 22 字	220 字	嘉庆甲戌铲去评点本
1818 年评点本	每面 11 行, 行 22 字	242 字	
1822 年评点本	每面 11 行, 行 22 字	242 字	
三让堂评点本	每面 11 行, 行 27 或 28 字	297~308 字	东观阁—三让堂系统评本, 现知十八家书坊翻刻, 约有二十余种均为此类行款。

通过上表不难看出,东观阁本行款格式的变化趋势,是每页字数逐渐增多。东观阁系统有代表性的六种版本,其行款字数主要经历了两次改变:第一次是每面增加 1 行,即由 10 行增至 11 行,每面则由原来的 220 字增至 242 字,增加了 22 字;第二次是在行数不变的情况下,每行增加 5~6 字,每面则由原来的 242 字增至 297~308 字,增加了 55~66 字(见书影 26)。经过两次变化,三让堂本与东观阁初刻本相比,每面所增加的字数最多达到 88 字。同样一部《红楼梦》,如果每半页多印 88 字,自然会节省大量的刻板用料和印刷用纸。成本降低了,每部书的售价也会随之而降低。东观阁——三让堂系统的版本,之所以有近二十家的书坊争相翻刻,或借用刻板,则是不言而喻的了。

第二节 东观阁本的沉寂及其原因

一、王希廉、姚燮合评本的问世

王希廉个人的评本刊行后的三十多年中,东观阁评本依然有自己的市场。道光十二年(1832)王希廉评本问世,但它并没有能阻止东观阁评本的翻刻。现在能看到的东观阁——三让堂